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五十八回 下狠心狠婦施辣手 動義憤義僕抱不平

卻說胡千自從王光夫妻雙雙歸西之後，便急急忙忙趕到藍家，和他姊姊商量進取之計。只見胡氏緊鎖眉尖，好似有甚重大心事一般。一見胡千，就把手兒一拍，說：「你來得正好，可知那賤人家遭了橫麼？」胡千道：「怎麼不曉得，看你這般煩惱的樣子。光景你受那賤人的冷淡還不夠，眼見他得了天報，趕替他抱不平兒，可是麼？」胡氏啞了一聲，笑起來道：「你就把我看得這般傻？我恨不得那賤人也死在火中，才趁心願，怎還能替他抱甚麼不平哩？」胡千笑道：「那麼，你這般愁悶，是為什麼？那不成了人家所說的應喜而悲麼？」胡氏又啞了一口道：「便說不用悲憂，卻還有什麼可喜麼？須知老頭子近來用度也大，進出不能相抵。如今王家家破人亡，小賤人既是他的愛媳，將來這一份嫁資，和眼前的喪葬之費，不是都要出在我家。這還罷了，本來說小賤人年紀大了，讀過今年，明年就要回去。現在既然無家可歸，難道老頭子還肯攆他出去不成？我家有了一個小冤家，已經把我磨得不得了。若再加上這小賤人長住在此，不更添我一個眼中之釘麼？從前雖說究竟還是小孩子家，不大懂事，盡他作對，也沒甚麼大事。現在卻一年大如一年，人大心也大，心大事也多。他倆鬼鬼祟祟，聯成一手，豈非使我更加難以為人麼？」

胡千聽了，不覺從鼻子管中，笑出一個哼聲來，說道：「我真不懂你這位老姑大王，究竟還是真要成佛成仙，作個女聖人呢，還是□八副假面具，裝出假道學來，哄騙你親兄弟？老實說一句，要說你真有那種好心腸，只怕天也不容你再在世上做凡人，早就要派著金童玉女，接你上天歸位，做那大羅天仙去了。要說你沒有那種好良心，卻偏要講出這種仁義道德的肉麻話來。不是哄我胡老千，還是你自己騙自己。再不，就算你當局者迷，是一時的懵懂吧。」

胡氏想不到會受他這陣刻薄，不覺紅了臉，冷笑道：「你倒是好人，也不替人家想個萬全之計，先來取笑我一陣，算什麼哩。」胡千歎道：「原來姊姊真個是想發財昏了。這等極易明白的道理，這般容易交運的機會，也會想不出來，枉恐你還是個聰明人兒呢。」說時，走近一步，咬著耳朵，說了幾句。

胡氏先是不敢答應。後來被胡千拍胸脯子，擔任下完全的責任，方才勉強點點頭，顫聲說道：「你們男人家，到底是膽子大些。我便有這等狠心，還未必做得出那種辣手咧。上次不是你對我說過，那時我何嘗不知壯一壯膽子，下一回辣手，就是一輩子的洪運。怎奈事到臨頭，兩隻手就先發起抖來。可見我這人真是不中用的飯桶。既然你完全答應了去，我就把天大干係，放在你的肩膀兒上。事成之後，你的好處，當然不用說。你也曉得我做姊姊的，不是那種忘恩負義的壞人。橫豎不能錯待你的，就完了。不過有一句頂要緊的話，須得預先講好，萬一將來事情洩漏，鬧出大亂子來，我卻不任其咎，少不得往你身上推。你做了這種歹事，左右不過是個死。我除了竭力替你打點之外，可不陪你吃官司，坐監牢。你要看先人面上，和姊弟平日的情義份上，千萬莫攀出我來。這事可能答應麼？」

胡千聽了，心中不覺□分好笑，想他對於權利，卻說得那麼冠冕，把自己抬得那麼高尚。說到責任，就看得如此輕鬆稀淡，還講什麼先人面子、姊弟情義。這真算得一個有己無人的女光棍兒了。不要管他，橫豎現在講不到這些事情，卻等幹了第一步，自己有了錢，天下之大，何處去不得？何必死等在這裡，陪他擔風險，受罪名。他既然這般聰明，我也不是笨人。總之答應了他再說。因大笑說道：「姊姊，真會思慮。這等小事情，也值得如此千叮萬囑，思前想後的。也罷，你總是個女人，膽子小些，也不足怪。我既替你定計，就得替你包辦才是，放心，放心。你只犧牲一個老丈夫，此外的事情，無論捉兇手，下監牢，受刑，殺頭，一概歸我做兄弟的。你卻安坐家園，盡享你如天之福，不生一點瘡兒，好不好呢？」

胡氏大喜稱謝。姊弟倆把這事商量妥當，本定當晚動手，因胡千出去辦一種應用之藥，甚是為難，挨遲了幾天，直至月英已隨采和回來，胡千才從外郡弄到了那種藥，交與胡氏。胡氏埋怨他誤了日期，那一對小畜生，已都回來了，不是又多了兩對眼睛麼？胡千道：「怕什麼？兩個小傢伙，加起來，統共不到二□五歲，能有什麼知識。這等東西，也要怕他，我們還能出去辦大事麼？」胡氏便不再說什麼。

此時藍文舊病略愈，每天還是服藥。服藥之後，醫生囑他靜臥。一會兒，胡氏替他弄好了藥。胡千便挨了進來，將他弄來的藥物，和入藥碗內。胡氏戰戰兢兢，送入房中，服侍藍文吃下肚去。列公都是明眼人，胡千弄來的是什麼好東西？送進藍文的肚子裡結果如何？還有個想不出來麼！果然，不上幾個時辰，藍府中就鬧得沸反盈天，說老爺歸天了。

藍文既死，胡氏便是全家之主。胡千便是一位開國元勳，大權在握，氣燄大盛。胡千密叫他姊，該趁這個當兒，把采和、月英，先打一個下馬威。一則嚇得他們不敢存什麼疑心；二則使得他們永遠懾服在權威之下，從此不敢有倔強行為。胡氏一一聽從，把一對小夫妻，弄得哭也不是，笑也不是，坐了不好，立了又不對，真個是走投無路，生死兩難。他倆也明知父親死得不明不白。

無奈胡千做事鎮密小心，不但動手之時手腳非常乾淨，就是事後，對於屍體的收拾，也都做得一點兒都不露馬腳。休說月英、采和，究竟是小孩子家，不懂這些道理，就是藍府中許多男女傭人，知主人死得蹊蹺，誰不暗生疑慮，都要在屍身面目身體上，特別留心一下。據他們背地談論，也都佩服這一對姊弟，可算得害人的好手，如此匆促的事情，竟會不露一點痕跡，豈非大有本領。這胡千原是非常刁鑽的東西。他大概也聽得些風聲不好，特地和胡氏商量，拆出大批銀子，賞給一班下人。表面說是辦喪辛苦，作為特別酬勞，實際就是買他們一個不開口兒。眾人雖替主人不平，究竟誰也沒有替主人伸冤的膽量，也且未必有此義俠的心腸。既然受了胡氏的重賞，道不得受人錢財，與人消災，也只好敬謹領受。大家相約，從此不要多言多事，自取其禍。

於是胡氏姊弟倆，益發地放足了膽子。照胡千的原意：「一不做，二不休。斬草不除根，依舊要發芽。事已至此，橫豎負了一刀之罪，不見得刀上加刀，不如趁此機會，將一對小東西，一齊殺卻完事。」

倒是胡氏執意不肯。他也有他的正經主意。他說：「一家人家死了個老當家的，未必有人注意。若是連死老小三位，正主兒，不但這班下人面上沒話可以解說，就是左鄰右舍親族之間，也是斷乎不信他們一個個都是壽終而死的。萬一有一個好事的混人說幾句不平的話，一傳倆，倆傳三，傳到縣大老爺的耳朵裡，這亂子就鬧大了。不如暫將他們留著。好在自己現是他們正當的母姑，又是一家的主兒，還怕他們有甚反抗行為麼？我自自有法子，使得他們一個個受苦不住，不用人家殺他，自己就會跑到森羅殿上去。豈不大妙。」胡千一聽這話，也覺得非常有理，便由他自己去安排了。

胡氏等得喪事辦完，第一個計劃，就是宣言家計困難。自老爺在日，已是人不敷出。現在又辦了這場喪事；又替王親家連辦兩件喪事；更有王小姐身上的許多開支，都是意外添出來的。只這一個月之內，就去了一半的家產。為開源節流之計，先將請來的毛老師辭退，此公本來衰老，最近又患病在身，本來也不能教書了，留他在家實在無用，不如回覆了他，可省許多費用。第二是派采和管理牛羊，採辦柴草。第三是派月英織布洗衣，燒火做菜。至於原有的下人，一概派去種田。他自己算是一位總管。把胡千作為賬房。所生一對兒女現在年紀還小，等他們長大起來，一個幫哥哥做事，一個助嫂嫂做工，總是一樣看承，不分厚薄彼此的。

采和自從接受了這道命令，雖然滿心窩都是氣苦、悲冤，但也沒法子不服他的調遣。倒是月英卻一點也不覺什麼難堪，還笑嘻嘻地對采和說：「從今以後連書都讀不成了，還想什麼做官哩。」采和佛然道：「好妹妹，你還來打趣我麼？我倆是一條船上的人。我吃了人家的苦頭，難道你就能置身事外麼？」

月英忙道：「不是這麼說法，我是原不打算久在紅塵之中，無論是好日子，還是壞日子，早對你說明，無非為你之故，暫時敷衍一下。橫豎日子久了，終是要走的。何爭這幾時的困苦？不比你專心一意向著名利上走，無端受此挫折，不能說不是前途一個難關呀。」采和聽了，默默無語。

接著胡氏已把樵牧應用的器具，如鐮刀、擔子、鞭子等類，一起交付采和。同時也把月英喊去，叫他在另一處地方工作。最苦

的是隔開二人，使他們一天到晚，沒有見面的機會。月英原不為愛情而來，自然不覺怎樣，只有采和心中，卻萬萬受不了了。盡管他如何辛苦，只要力之所能，沒有不盡力去幹，唯有對於此事，就不免有幾句怨言吐露出來。此時一家上下，都已經受了胡氏的好處，都倒向他這一邊。采和就是沒有說話，尚要編造幾樁事情出來，前去討好兒。何況聽得這怨言，自然更要加添材料，節外生枝的爭著報告。

湊巧胡千也在一邊，便冷笑一聲，向胡氏說道：「聽見麼？你還口口聲聲，講道德，說仁義，可知人家正在背後暗暗地計算你我。你要再不上勁，使點手段出來，只怕將來的事情，還有比這更甚的咧。」胡氏聽了這話，回心一想，覺得自己對待這對前妻子媳，的確太過分厚道了些兒，因也憤然道：「我是他們的母姑，他們瞧不起我，就是瞧不起死鬼老爺，也就不能算是我藍家的子媳。舅太爺，請你替我想個法子，立刻把這對小東西，趕出我的門庭。他們要不肯滾呢，就替我用根索子一綁，立刻送到縣裡去，告他們一個忤逆不孝的大罪。」

胡千聽說，才拍一拍手兒，說道：「好好，你這個人哪，本來太軟弱了，也得有個人時刻警壓你，激勵你，才不會吃人家的虧。既然你肯把全權交付於我，我便替你擔著血海關係，務要把事情幹得妥妥當當，才不負你的委托咧。」說畢，欣然而去。

說話的當兒，卻有一個已經告老的管家、藍休的兒子名叫藍真的，在一旁聽見。此時已近黃昏，藍真因這幾天母親有病，每日總是回家睡覺。今兒得此風聲，回到家中，便對父親藍休說了。藍休不覺勃然大怒起來，手指著藍家那面，大聲罵道：「好一對不知王法，喪盡天良的男女畜生。新近主人死得不明不白，人人都說是你姊弟倆幹的把戲。只因你倆手段巧妙，不留些兒痕跡。人家明知主人冤枉，也沒法奈何你。但要知道，官法可蒙，天道難欺。這還不用說他，如今主人屍骨未寒，你倆又想算計到他子媳身上去。我真不懂你們和藍家有甚麼深仇大恨，竟要滅他滿門！咳，咳，此事我藍休不知便罷，既知道了，看我可能容你們自由自在的幹得出來。」

這老頭越說越氣，越氣越罵，氣得越盛，罵得越響，嚇得他妻子王氏慌忙趕了出來，將他的嘴捂住。王氏本來在病中，經此一嚇，連病魔都嚇退了三舍之遙，埋怨他道：「你這老兒，喝了幾口黃湯，又要多管起人家的閒事來。你也想想，兒子現在他家做工，新太太便□分不好，畢竟是兒子的女東家，去取禍福，在他一言。你怎得無緣無故，為了別人的閒事，白白地去得罪他。明天兒子丟下事情，你的年紀又老了，精力已衰，卻再去哪兒找銀子來養活我們娘兒。」說著，和藍真倆一齊用力，將他硬拖了進去，推在牀上，放下帳子，由他靠著枕頭，嚙哩咕嚕，自去發他的牢騷。未知采和夫妻性命可能保存，藍休這老兒還有什麼舉動，卻看下回分解。